

# 美国汉学家傅汉思“梅花诗” 译介研究\*

管 宇

**【摘 要】**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美国汉学家、翻译家傅汉思的“梅花诗”译介。借助耶鲁大学等地所藏傅汉思档案和作品，本文依次探讨了傅汉思“梅花诗”译介的概况、缘起、特色和影响。研究发现：傅汉思对“梅花诗”的集中译介基于西方母题研究兴起的时代背景，寄托了他对妻子张充和的深情；傅汉思的“梅花诗”译介首译多、体裁广，译诗注重再现原诗的文体特点，译释主要揭示文化内涵和措辞化用；傅汉思对“梅花诗”的译介是中国“梅花文学”在英语世界首次全面系统的传播，对美国汉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傅汉思对“梅花诗”的成功译介对中国文学“走出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 美国汉学 傅汉思 梅花诗 古诗英译

**【作者简介】** 管宇，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中图分类号】** I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 - 1125 (2023) 05 - 0121 - 21

## 一、引言

傅汉思 (Hans Hermann Frankel, 1916—2003 年)，德裔美籍汉学家、翻译家，生前长期担任耶鲁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教授。他毕生致力于中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一般项目《茶与宋代社会生活》(22WZSB004)、湖北省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研究课题“长江文明的历史文化遗产挖掘与国际传播研究”(HCYK2022Y07)的阶段性成果。

国古诗的译介和研究，是“首位对中国文学做纯文学研究的西方学者”<sup>①</sup>“美国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先驱”。<sup>②</sup>作为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导师，他被尊为“父亲式的博导”，“代表了一个逝去的时代”。<sup>③</sup>作为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 1936—2021年）的古诗启蒙老师，他被誉为“一位同时精通中国传统学问和西方文学的杰出教师”。<sup>④</sup>虽然傅汉思在美国汉学史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但国内关于他的研究十分有限，关于其古诗英译的探讨更是屈指可数，且由于一手文献的缺乏，已有的研究停留在对译诗的表面分析上，缺乏对文本外部个人与历史因素的深入考察。<sup>⑤</sup>可是作为翻译家，傅汉思的4首乐府译诗入选截至当时“最为完整、最好的中国诗歌西方语言翻译文本”——《葵晔集：中国三千年诗选》（*Sunflower Splendor: Three Thousand Years of Chinese Poetry*, 1975），他的英译《木兰诗》被大英博物馆作为“木兰”词条的参考篇目，足见其古诗英译的重要价值。本文是对傅汉思古诗英译展开的首次系统而深入的专题研究。笔者通过充分利用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纽约“海外昆曲社”以及华盛顿大学荣休教授康达维（David R. Knechtges）所藏傅汉思档案文献，发现傅汉思古诗英译中最多的题材为“梅”。

傅汉思先后三次集中译介“梅花诗”，共计25首。1952年，他发表其中国文学研究的处女作《中国诗歌中的梅树》。<sup>⑥</sup>全文共译介15首“梅花诗”，依次为：《诗经·摽有梅》（佚名）、《赠范晔》（陆凯）、《西洲曲》（佚名）、《蜡日》（陶潜）、《梅花落》（杨炯）、《梅花赋》（萧纲）、《新栽梅》（白居易）、《杂诗三首·其二》（王维）、《和韦开州盛山十二首·梅溪》（张籍）、《山驿梅花》（李群玉）、《郡治燕堂庭中梅花》（杨万里）、《再用前韵·罗浮山下梅花村》（苏轼）、《小宴》（刘翰）、《早梅》（朱庆

① [美] 康达维：《Knechtges 教授在傅汉思追思仪式上的悼词》，《水》复刊第24期《张元和、傅汉思纪念特刊》，2004年7月15日。

② Chinese Literature Scholar and Translator Hans Frankel Dies, <http://archives.news.yale.edu/v32.n2/story11.html>, 2023年3月1日。

③ [美] 宇文所安：《Owen 教授在傅汉思追思仪式上的悼词》，《水》复刊第24期《张元和、傅汉思纪念特刊》，2004年7月15日。

④ Chinese Literature Scholar and Translator Hans Frankel Dies, <http://archives.news.yale.edu/v32.n2/story11.html>, 2023年3月1日。

⑤ 参见顾韵：《野外的死鹿、蔓草和爱情》，《读书》2012年第2期，第149页；周忠浩：《汉学家傅汉思的汉诗英译方法研究》，《华文文学》2021年第2期，第99页。

⑥ 参见 Hans H. Frankel, *The Plum Tree in Chinese Poetry*, *Asiatische Studien*, Vol. 6, 1952, pp. 88 - 115.

徐)、《疏影》(姜夔)。其中《诗经·摽有梅》《赠范晔》《梅花赋》《杂诗三首·其二》《和韦开州盛山十二首·梅溪》《山驿梅花》《再用前韵·罗浮山下梅花村》7首为全译,其余8首为节译。1976年,傅汉思出版集翻译、阐释和研究于一体的专著《梅花与宫闱佳丽——中国诗选译随谈》(以下简称《中国诗选译随谈》)。<sup>①</sup>全书不仅以“梅”命名,而且开篇即长篇“梅花诗”——《梅花赋》的全译与评论,书中第二章“拟人化”中还有一首涉及梅花的古诗《钓雪舟中霜夜望月》(杨万里)。1985年4月至6月,耶鲁大学艺术馆东亚部举办了名为“玉骨冰魂:中国艺术中的梅花”(Bone of Jade, Soul of Ice: The Flowering Plum in Chinese Art)的展览。傅汉思为会展同名刊物贡献19首梅花主题诗词的全译,<sup>②</sup>编入该刊第三章“梅花诗”,依次为《诗经·摽有梅》、<sup>③</sup>《梅花赋》、《赠范晔》、《杂诗三首·其二》、《早梅》、《山驿梅花》、《山园小梅·其一》(林逋)、《京师逢卖梅花五首·其二》(梅尧臣)、《独山梅花》(王安石)、《再用前韵·罗浮山下梅花村》、《西江月·梅花》(苏轼)、《卜算子·古涧一枝梅》(朱敦儒)、《诉衷情·夜来沉醉卸妆迟》(李清照)、《清平乐·年年雪里》(李清照)、《卜算子·咏梅》(陆游)、《钓雪舟中霜夜望月》、《郡治燕堂庭中梅花》、《暗香》(姜夔)、《疏影》。这是傅汉思对“梅花诗”最完整、最成功的一次译介。以上三次译介中虽有篇目重复,但每一次重译都是对初译的润色。从三次译介的时间来看,傅汉思在初涉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时便开始译介“梅花诗”,并在他汉学研究的黄金时期代表作的题目中加入“梅花”,直至晚年仍对“梅花诗”念念不忘。以上种种,足见傅汉思对“梅”的喜爱和“梅”对他的重要意义。

## 二、傅汉思“梅花诗”译介缘起

20世纪初中西方学界对文学母题的研究是傅汉思关注“梅花诗”的时代背景,他对“梅花诗”的集中译介体现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同以及与张充和的伉俪情深。

① 参见 Hans H. Frankel, *The Flowering Plum and the Palace Lady: 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Poetr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② 参见 Hans H. Frankel, *Poems about the Flowering Plum*, in Maggie Bickford, ed., *Bones of Jade, Soul of Ice: The Flowering Plum in Chinese Ar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 1985.

③ 与上文重复的诗篇不再标注作者。

1952年,《中国诗歌中的梅树》一文以朝代为分期依据,梳理了中国文学史中“梅”的不同母题含义,追溯了“梅”的母题地位不断上升,直至其最终备受中国文坛青睐并成为文人象征的过程。据傅汉思的研究,“梅”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母题含义包括感情信物、思乡寄托、君子与隐士、文人的陪伴、女性气质、美女的化身、青春与美丽的易逝、仕途失意等。其中,“落梅”的母题含义在六朝时期固化。晚唐时期,梅花母题的女性主义含义凸显。及至宋朝,梅花与隐士的隐喻关系广受认可。在阐释各阶段的母题和母题含义时,傅汉思译介了相关的“梅花诗”作为例证。

傅汉思之所以从母题研究入手开启对“梅花诗”的译介,与当时西方的文学批评思潮有直接关联。20世纪30年代英美新批评思潮发轫,文学批评转向对作品本身和文学技巧的关注,以文本语言为焦点的批评研究与日俱增。这种研究从语汇表层系统深入至深层意象、隐喻和母题等文学单位,<sup>①</sup>其中母题概念在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中得到大量运用。1932年至1937年,美国权威民俗学家斯蒂斯·汤普森(Stith Thompson, 1885—1976年)发表了六卷本的《民间文学母题索引》(*Motif Index of Folk Literature*),该书成为西方母题研究的经典著作,得到傅汉思的充分关注。他曾引用该书的索引条目,指出曹植《七步诗》包含该书列出的两个母题——“完成任务,否则处死”和“嫉妒的兄弟故意刁难”。<sup>②</sup>1935年,傅汉思举家移居美国,1959年之前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和学习。20世纪四五十年代,新批评思潮在美国蔚然成风之时,该校便是前沿阵地之一。以马克·肖勒(Mark Schorer, 1908—1977年)教授为首的一批新批评理论家开课、编教材、深入研究,<sup>③</sup>为傅汉思从母题研究入手译介“梅花诗”提供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另外,傅汉思对母题的关注源于其欧洲古典学和语文学的积淀。母题原型是源于西方古典和罗曼语文学的概念。<sup>④</sup>傅汉思出身于欧洲古典学和语文学世

① 参见 William Freedman, *The Literary Motif: A Definition and Evaluation*, *NOVEL: A Forum on Fiction*, Vol. 4 (2), 1971, p. 123.

② 参见 Hans H. Frankel and Ts'ao Chih, *Fifteen Poems by Ts'ao Chih: An Attempt at a New Approach*,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84 (1), 1964, p. 1; Hans H. Frankel, *The Problem of Authenticity in the Works of Ts'ao Chih*, in Chan Ping-leung, Lai Shu-tim and Yeung Kwok-hung et al., eds., *Essays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Golden Jubilee of the Fung Ping Shan Library (1932 - 1982)*, Hong Kong: Fung Ping Shan Library, 1982, p. 192.

③ 参见 John E. Jordan, *Literary History at Berkeley*,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 2 (3), 1971, p. 535.

④ 参见刘皓明:《从夕土到旦邦——纪念傅汉思教授》,《读书》2004年第9期,第52~54页。

家且继承家学，分别在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古典学学士学位和罗曼语文学博士学位。早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克维多严肃诗歌中的喻象语言：对概念主义研究的贡献》中，<sup>①</sup>他便开始运用文本细读方法，结合语境细致分析克维多严肃诗歌中诸多典型的诗意形象，试图发现这些“奇喻”背后潜在的概念。除了西方文学批评思潮和个人学术背景，傅汉思的母题研究路径或许还受到当时中国文学批评本身的影响。母题于1924年经胡适翻译并引进中国文学批评领域后，被他和周作人、顾颉刚、陈寅恪等人广泛使用，<sup>②</sup>这一创举可能为傅汉思的中国文学研究带来了启发。傅汉思与胡适交往甚笃，他于1939年与胡适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结识，并受其邀请于1947年赴北大短期任教。

在《中国诗歌中的梅树》一文谈及的梅花母题含义中，傅汉思着墨最多的是“文人的陪伴”和“女性气质”。据他研究，“文人的陪伴”源于六朝，发展于唐朝，在宋朝时广受认可。“女性气质”在唐朝前即有涉及，在唐朝晚期开始凸显，直至宋朝得到充分诠释。他还指出，林逋“梅妻鹤子”一说完完美结合了以上两个母题含义。傅汉思之所以对梅花的这两层母题含义关注最多，之所以译介大量“梅花诗”，原因不仅在于抒发中国文学研究者的传统文人情怀，更是为了寄托他对爱妻张充和的深情。

对傅汉思来说，张充和具备了梅花的“女性气质”和“文人陪伴”两重意义。就“女性气质”而言，一方面，她的才情堪比暄香远溢的梅花。作为“合肥四姐妹”之一，张充和集诗、书、画大家与昆曲大师于一身，被誉为民国“最后的才女”。她曾因此被两位密友比作梅花。孙康宜教授称，“她是一个真正的才女，并以诗、书、画、昆曲‘四绝’”，“对我来说，充和永远是一株完美的梅花，真乃古色今香”。<sup>③</sup>在“古色今香·张充和及友人书画展”同名刊物开头，时任西雅图艺术博物馆馆长的倪密（Mimi Gardner Gates）引用《梅花赋》中两处分别描摹梅花和宫闱佳丽的诗句，并表示张充和在中国诗歌、绘画、篆刻和书法上的深厚造诣让其联想到梅花的柔美和雅致，正如其参与组织的耶鲁展览名“玉骨冰魂”一般。<sup>④</sup>另一方

① 参见 Hans H. Frankel, *Figurative Language in the Serious Poetry of Quevedo: 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Conceptismo*,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42.

② 参见朱迪光：《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母题”概念的引进与应用》，《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93~96页。

③ 罗昕、徐明徽：《友人回忆张充和：一株完美的梅花，真乃古色今香》，[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42992](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42992)，2022年11月24日。

④ 参见 Mimi Gardner Gates, *Fragrance of the Past: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by Ch'ung-ho Chang Frankel and Friends*, Seattle: Seattle Art Museum, 2006, p. 4.

面，张充和的品性好比凌寒静放的梅花。虽然身处海外，但她始终坚守着中国传统文人的生活方式：每日磨墨练字，吟诗填词，偶尔与同好举办昆曲雅集。她一生活淡自适，在晚年受访时，曾流露出对文人技艺的“把玩”态度，并表示偏爱古朴安静的生活方式。<sup>①</sup> 她于70岁时创作的诗句——“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是其人生态度的最佳写照。师从张充和学曲时间最长的弟子陈安娜很好地总结了张充和如梅花一般清雅淡泊的品性。她认为张充和蕴含着“真性情”和“自然美”，并将她与沈从文类比，认为他们“都是陶渊明一类的自然人，不为俗务所役，身处人世，却能保住心中的净土”。<sup>②</sup>

在“文人的陪伴”方面，这对汉学伉俪于1947年相识于沈从文宅中，1948年在北平成婚，婚后赴美定居。“傅汉思”这一中文名为张充和所定，“汉朝”的“汉”，“思想”的“思”。1968年，为纪念结婚20周年，张充和作七绝诗20首，名曰《结缡二十年赠汉思》，<sup>③</sup> 记录了二人从相识、相知到相守的点滴岁月。傅汉思将《中国诗选译随谈》献给张充和，并在“致谢”部分写道：“我从妻子张充和那里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帮助和灵感，她本人就是一位诗人，一个中国诗歌的终生弟子，代表了中华文明最美好、精致的部分。”<sup>④</sup> 张充和是傅汉思汉学翻译与研究事业的启蒙人、助力者和完美拍档。首先，在北平交往期间，张充和的传统士文化底蕴对傅汉思产生了深刻影响，促使其在返美后走上了汉学研究之路。其次，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兼职时期，她全力支持傅汉思修完了该校的中文博士课程，实现了向中国文学研究的彻底转型。最后，她用实际行动辅助傅汉思的汉学研究事业，帮助他阅读中文文献中的晦涩篇章，先后用以小楷为主的书法为他的10种著述撰写正文中的汉字、注释中的汉字、参考文献中的汉字、古诗原文、中文书名等。同时，傅汉思也不遗余力地参与到张充和的昆曲、书法和诗歌事业中。他先后协助张充和在欧美学界公演昆曲共36次，与其合作译介中国经典书论《书谱》和《续书谱》，<sup>⑤</sup> 并翻译其昆曲研究论文《20世纪20年代

① 参见 [美] 张充和作，白谦慎编：《张充和诗书画选》，三联书店2010年版；[美] 金安平：《合肥四姊妹》，凌云岚、杨早译，三联书店2007年版。

② [美] 陈安娜：《记两位恩师》，王道编：《似水华年：〈水〉与一个家族的精神传奇》，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第422页。

③ 参见 [美] 张充和著，白谦慎编：《张充和诗文集》，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92~98页。

④ Hans H. Frankel, *The Flowering Plum and the Palace Lady: 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Poetr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xiii.

⑤ 参见 Ch'ung-ho Chang and Hans H. Frankel, *Two Chinese Treatises on Calligraph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至60年代昆曲演唱实践》<sup>①</sup>及其唯一一本诗歌自选集《桃花鱼》。<sup>②</sup>

除此之外，张充和的文艺创作也常以“梅”为主题。除誊抄《中国艺术中的梅花》中的19首“梅花诗”原文外，她还曾手书据传为元代书法家赵孟頫所作的梅花律诗50首，<sup>③</sup>保有一方文曰“梅花似我”、由清代大家杨澥篆刻的印章，<sup>④</sup>并绘制过一幅简笔墨梅画、一幅以海绵代笔的墨梅画<sup>⑤</sup>以及一幅题有秦观《如梦令·莺嘴啄花红溜》一诗的《墨梅图》。<sup>⑥</sup>孙康宜教授指出，萧纲《梅花赋》以早梅报春突出梅花之美好，而张充和在诗歌创作中亦偏爱春天的意象，据此她认为《中国诗选译随谈》题目中的“梅花”暗藏了傅汉思对张充和的隐喻。<sup>⑦</sup>

正是对“梅”之文学母题的高度认同和对爱妻张充和的深深眷恋，推动了贯穿傅汉思汉学研究生涯的“梅花诗”译介活动。

### 三、傅汉思“梅花诗”译介特点

西方的中国古诗英译史长达150余年。在此期间，传教士、驻华使节、本土诗人、旅华作家、汉学教授等诸多群体译介了大量诗篇。由于个人身份和所处时代及社会的差异，这些译诗在体量、选材和译法等方面呈现不同的特点，而傅译古诗亦具有鲜明的特色。

#### （一）首译多、体裁广

傅汉思的古诗译介坚持原创。在《中国诗选译随谈》和《中国艺术中的梅花》中译诗的题下注中，他一以贯之地罗列了前人所有的外译版本，包括英语、法语和德语版本。对于已有其他译本的，他从不照搬照抄，而是提供自己的原创译本。对于没有前人译本的，傅汉思的译本则是首次译介。笔者在此基础上，通过查阅《古代和中世纪早期中国文学》（*Ancient and Early*

① 参见 Chu'ung-ho Chang, *The Practice of K'un-ch'ü Singing from the 1920's to the 1960's*, *Journal of Chinese Oral and Performing Literature*, Vol. 6, 1976, pp. 82-92.

② 参见 Ch'ung-ho Chang, *Peach Blossom Fish*, Walla Walla: Crab Quill Press, 1999.

③ 参见 [美] 张充和：《张充和手抄梅花诗》，上海辞书出版社2017年版。

④ 参见 [美] 张充和作，白谦慎编：《张充和诗书画选》，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10页。

⑤ 参见 [美] 张充和作，白谦慎编：《张充和诗书画选》，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78~179、182~183页。

⑥ 参见于建华：《艺苑争看第一流——“最后的才女”张充和的〈墨梅图〉》，《大河报》2016年12月13日。

⑦ 参见 [美] 张充和书，孙康宜编注：《古色今香：张充和题字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9页。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 2010)、《印第安纳传统中国文学词典》(*The Indiana Compan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1986)和《汉诗英译研究指南》[*A Research Guide to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Verse (Han Dynasty to T'ang Dynasty)*, 1977]等经典工具书进行二次验证,发现在傅译25首“梅花诗”中,11首为英语世界的首次译介,包括《梅花赋》《赠范晔》《杂诗三首·其二》《梅溪》《早梅》《山驿梅花》《山园小梅·其一》《京师逢卖梅花五首之二》《再用前韵·罗浮山下梅花村》《西江月·梅花》《郡治燕堂庭中梅花》。其中《梅花赋》的译介更是空前绝后,迄今为止未出现过第二个译本。

傅汉思的“梅花诗”译介所选诗体多样,包括《诗经》体、古体诗、赋、绝句、律诗、词,上至春秋下至宋朝,体现出他广博的学术视野。其中赋体的译介意义尤为重大,因为它在美国早期汉学中一直未得到足够重视。除《梅花赋》外,《中国诗选译随谈》中还全文译介了其他两篇长赋《别赋》(江淹)和《七发》(枚乘),对后者的译介和研究更是独占一章共25页篇幅,足见傅汉思对赋体的关注。该书发表当年,当代西方辞赋译研宗师康达维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扬雄、辞赋及汉代修辞研究》[*The Han Rhapsody: A Study of the Fu of Yang Hsiung (53 B. C. - A. D. 18)*]才刚刚问世。而除康达维外,此前美国汉学界对赋学有集中译介和深入研究的只有卫德明(Hellmut Wilhelm, 1905—1990年)、海陶玮(James Hightower, 1915—2006年)和华兹生(Burton Watson, 1925—2017年)。<sup>①</sup>值得关注是,傅汉思译介的梅花文学作品虽以古诗为主,但其他体裁也有涉猎,除史书(《宋史》“寿阳公主”)外,主要是小说,包括杂史小说《说苑》、志怪小说《述异记》、传奇小说《梅妃传》和《龙城录》。

实际上,首译多、诗体广亦是傅汉思古诗英译的总体特色之一。以其译诗最多的《中国诗选译随谈》为例,其中106首古诗中首译就多达42首。傅汉思译介的古诗体裁共分8类,几乎涵盖了广义上中国古诗的所有体裁,数量从多到少分别为:乐府(75首)、古体诗(49首)、词(38首)、律诗(20首)、绝句(18首)、诗经(10首)、散曲(7首)、赋(4首)。除了大量诗歌译介,傅汉思早年从历史学进入汉学研究领域时就翻译过《孟浩然

① 关于欧美赋学研究史,参见[美]康达维:《欧美赋学研究概观》,《文史哲》2014年第6期,第110~118页;关于英美赋学研究史,参见刘倩:《英美赋学的历史分期与特点研究》,《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第69~76页。

传》,①并在晚年与妻子张充和合译书论。丰富的译介文体反映出其汉学研究视域的宏大。

傅汉思是美国中国古诗英译专业化阶段的领军人物,这决定了其“梅花诗”乃至古诗英译首译多、诗体广的特点。美国中国古诗英译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起步阶段(20世纪初至20世纪20年代末)、过渡阶段(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末)、发展与繁荣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至今)。②主导起步阶段的美国来华传教士和本土诗人以及主导过渡阶段的美国作家都属于业余汉学家。由于中国语言文学功底不足,他们译介古诗的数量和种类都相对有限。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促进中国研究委员会”和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美国专业汉学才走上正轨,③专业汉学人才不断成长。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教育法案》,美国专业汉学进入黄金时期。通过前往北大任教并学习汉语、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中国文学博士后研究,加上妻子张充和的辅助,傅汉思成为美国专业汉学阶段第一代古诗英译者的领袖。系统而扎实的中国诗学根基使其能够译介此前因难度、审美等种种原因从未被译过的大量诗篇,并较为轻松地驾驭各种体裁的篇目。

## (二) 译诗充分再现原诗的文体特点

傅汉思在译介“梅花诗”时,注重在译诗中充分再现原诗的文体特点。以《梅花赋》为例,它具备辞赋的三大特点:文采华丽、辞藻丰富;句式错落、追求排偶;音节铿锵、声律谐协。翻译辞赋对译者的知识背景和语言能力要求极高,在解决信、达的同时还要传递文体特点,更是难上加难。然而,傅汉思却实现了这一目标。

首先,他以形式多样、语义丰蕴的选词和搭配在译诗中再现了辞赋文辞藻饰的特点。如:

层城之官, In the many-walled palace's  
 灵苑之中。Sacred garden;  
 奇木万品, Wondrous trees, myriad kinds,

① 参见 Hans H. Frankel, *Biographies of Meng Hao-j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

② 参见管宇:《傅汉思中国古诗英译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2年,第192~197页。

③ 有关美国汉学史,参见顾钧:《美国汉学的历史分期与研究现状》,《国外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第102~107页。

庶草千丛。And countless plants in thousandfold profusion. ①

此句描写梅花所处的环境，极言宫苑草木之奇特多样。译诗以“wondrous”“myriad”分别译“奇”“万”，富有文学色彩；以“countless”译“庶”，反义词型凸显数量之多；以“in thousandfold profusion”对应“千丛”，名词短语十分正式。加之译诗用跨行、冒号、逗号三种手段将词与词之间的停顿缩小，营造了铺排的华丽质感。

其次，傅汉思以散文化灵活多变的英语句式再现了赋体句式错落的特点，以具有严谨对应关系的平行结构再现了赋体言语骈俪的特点。经梳理，全赋共有四种不同字数的句子：四言句、五言句、六言句、七言句。其中五言句有2句，即末联“花色持相比，恒愁恐失时”的特殊句式。七言句亦仅有2句：“春风吹梅畏落尽，贱妾为此敛蛾眉”。四言句有23句，分为5种句法结构。六言句有24句，分为6种句法结构。相应地，译诗句式也十分多样，其中简单句包括“主谓”、“主谓宾”和“主系表”结构，复杂句包括表1所示的6种句式，此外还有省略句等诗歌中典型的句式变异。如上述“层城之宫”一句的译诗，虽不是传统意义上语法完整、句法严谨的句子，但依靠标点串联依然能构建完整的语义。以上句式有的单独成行，有的跨越两行，有的甚至占据四行，多样的跨行现象与句式的诗学变异共同塑造了译诗错落有致的特点。

表1 傅汉思译《梅花赋》中的句式结构及其对应例句

句式结构	例句
“动词 + ing”状语前置	Stretching toward jade steps, she forms brilliant patterns; / Gently brushing a carved door, she lowers her branches. Now, receiving yang, she brings forth gold, / Now, mingling with snow, she wears a cloak of silver. Now, opening into flower, she leans on a hillside; / Now, reflecting her own image, she overhangs a pool.
“动词 + ing”状语后置	The year turns, the ether is new, / Rousing the plants and stirring the earth. She plucks the fragrant blossoms, / Raising her dainty sleeve.

① Hans H. Frankel, *The Flowering Plum and the Palace Lady: 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Poetr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1.

续表

句式结构	例句
“动词 + ed” 状语结构	Their beauty falls, destroyed by the wind. Her lined gown is thinner now, unwadded.
“with” 状语结构	With lights diffused and shadows mingled, / Twigs abound and trunks are everywhere.
定语从句	Loves the early blossoms that spur in the season
时间状语从句	When the cold sundial marks the change of season / And wintry ashes move in the calendar pipes, / They all wither and fade, / Their beauty falls, destroyed by the wind.

资料来源：Hans H. Frankel, *The Flowering Plum and the Palace Lady: 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Poetr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3.

《梅花赋》中包含大量的句内平行和句间对偶现象。全诗有 11 个诗行为句内平行。傅汉思在译诗中保留了大部分的句内平行现象，如“光分影杂 (With light diffused and shadows mingled)”“条繁干通 (Twigs abound and trunks are everywhere)”“年归气新 (The year turns, the ether is new)”“摇云动尘 (Rousing the plants and stirring the earth)”“貌婉心娴 (Her appearance delicate and her mind refined)”“既玉缀而珠离 (As jade are joined and peals strewn)”“且冰悬而雹布 (So ice is hung and hail spread)”。在全诗 52 个诗行中，8 个对句均为对偶。以表 1 中“‘动词 + ing’ 状语前置”的句子为例，傅汉思的译诗成功再现了大多数对句的对偶，表现了辞赋严整的形式和磅礴的气势。

最后，在《梅花赋》中，押韵、律动、大量句内平行和句间对偶的铺陈均构成了原诗谐悦的听觉效果。总体而言，傅汉思亦借助三种方式尽力传递了这一特性：第一，行中韵，即邻近词的押韵。例如，“动词 + ing”押韵：摇云动尘 (rousing the plants and stirring the earth)。相邻或邻近词押韵或近似韵：且冰悬而雹布 (So ice is hung and hail spread)、花色持相比 (Blossoms and beauties are all alike)、缥半落而飞空 (Petals from the treetop fall halfway and fly in the air)。第二，行间韵，即上下联对应位置语词的押韵。例如，“动词 + ing”押韵：或承阳而发金，或杂雪而被银 (Now, receiving yang, she brings forth gold, / Now, mingling with snow, she wears a cloak of silver)。辅音首字母押韵：寒圭变节，冬灰徙筒 (When the cold sundial marks the change of season / And wintry ashes move in the calendar pipes)。尾词近似韵：吐艳四照之林，舒荣五衢之路

(She exhales glamour and lights up the grove on all four sides, / She spreads splendor at the meeting of five roads)。第三, 隔行句尾的近似韵。在“层城之宫, 灵苑之中。奇木万品, 庶草千丛”的译文中, 首行句尾“palace's”和第三行句尾“kinds”近似押韵, 第二行句尾“garden”和第四行句尾“profusion”近似押韵。

再如,《山园小梅·其一》遵照七言律诗的作诗法, 颈联和颔联中的两句严格对偶。如表2所示, 傅汉思相应诗行的译诗亦保持精准平行, 在美学上凸显了律诗的平衡性和节奏感, 在内容上上下句互为映衬: 视觉与嗅觉得到双重享受, 动物与昆虫皆为之动容, 将山园小梅之美烘托得更为生动立体。而相比之下, 艾朗诺(Ronald Egan)的译本则未能将原诗的这一重要文体特点再现出来。

表2 《山园小梅·其一》傅汉思译本和艾朗诺译本

原诗	傅汉思译诗	艾朗诺译诗
疏影横斜水清浅, 暗香浮动月黄昏。	Its sparse shadows are horizontal and slanted—the water is clear and shallow; Its hidden fragrance wafts and moves—the moon is hazy and dim.	Sparse shadows slant across waters that are clear and shallow, Hidden fragrance hangs and drifts under a moon hazy and dim.
霜禽欲下先偷眼, 粉蝶如知合断魂。	A frosty bird, about to alight, first eyes the tree stealthily; A powdered butterfly, if it could know it, would be spellbound.	The frosty bird wants to alight but steals a glance at it first, If powder-dabbed butterflies knew of it, their hearts would break.

资料来源: Hans H. Frankel, *Poems about the Flowering Plum*, in Maggie Bickford, ed., *Bones of Jade, Soul of Ice: The Flowering Plum in Chinese Ar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 1985, p. 165; Ronald Egan, *Small Plum Tree in a Garden in the Hills*, No. 1 Poem, in Cai Zongqi, ed., *How to Read Chinese Poetry: A Guided Anth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09.

又如, 与其他《诗经》篇目一样, 复沓修辞是《诗经·摽有梅》最大的文体特点。三节诗均使用“摽有梅, ……。求我庶士, ……”结构, 且第一节的第二句与第二节的第二句都使用“其实 X 兮”的结构, 第一节的第四句和第二节的第四句都使用“迨其 X 兮”的结构。如表3所示, 傅汉思的译本更为完整地再现了原诗的复沓结构, 更好地营造了和谐悦耳、朗朗上口的音乐美感, 传达了女子对心仪男子的殷切敦促。而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年)的译诗则为了追求押韵, 较大程度地破坏了原诗中的重复。

表 3 《诗经·标有梅》傅汉思译本和理雅各译本

原诗	傅汉思译诗	理雅各译诗
标有梅， 其实七兮。 求我庶士， 迨其吉兮。	Falling are the plums, Seven are left. You young men who seek me, Seize the auspicious time!	Ripe, the plums fall from the bough; Only seven tenths left there now! Ye whose hearts on me are set, Now the time is fortunate!
标有梅， 其实三分。 求我庶士， 迨其今兮。	Falling are the plums, Three are left. You young men who seek me, Seize the present moment!	Ripe, the plums fall from the bough; Only three tenths left there now! Ye who wish my love to gain, Will not now apply in vain!
标有梅， 顷筐暨之。 求我庶士， 迨其谓之。	Falling are the plums, With slanting baskets we scoop them. You young men who seek me, Seize the chance to speak up!	No more plums upon the bough! All are in my basket now! Ye who me with ardour seek, Need the word but freely speak!

资料来源：Hans H. Frankel, *Poems about the Flowering Plum*, in Maggie Bickford, ed., *Bones of Jade, Soul of Ice: The Flowering Plum in Chinese Ar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 1985, p. 153; James Legge, *Anxiety of a Young Lady to Get Married*, *The She King; or, The Book of Ancient Poetry*, London: Trubner & Co., 1876, p. 72.

考察傅汉思的译诗历程可以发现，他再现原诗诗体特点的译诗理念是随着其古诗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强化的。与1952年版相比，傅汉思在1985年版译诗中努力再现了赋中的特殊句式，这体现了他不断增强的文体意识：

或承阳而发金，乍杂雪而被银。

1952年版：Receiving sunlight she brings forth golden splendor, / Mingling with snow she wears a silvery coat. ①

1985年版：Now, receiving yang, she brings forth gold, / Now, mingling with snow, she wears a cloak of silver. ②

既玉缀而珠离，且冰悬而雹布。

1952年版：Here are jades joined and pearls strewn, / There is ice hanging and hail spread out. ③

1985年版：As jades are joined and pearls strewn, / So ice is hung and

① Hans H. Frankel, *The Plum Tree in Chinese Poetry*, *Asiatische Studien*, Vol. 6, 1952, p. 100.

② Maggie Bickford, ed., *Bones of Jade, Soul of Ice: The Flowering Plum in Chinese Ar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Arts Gallery, 1985, p. 155.

③ Hans H. Frankel, *The Plum Tree in Chinese Poetry*, *Asiatische Studien*, Vol. 6, 1952, p. 100.

hail spread. ①

乍开花而傍嶺，或含影而临池。

1952年版：Opening into flower, she leans on a hillside; / Holding out her form, she gazes into a pool. ②

1985年版：Now, breaking into flower, she leans on a hillside, / Now, reflecting her own image, she overhangs a pond. ③

“或……乍……”“乍……或……”是赋体的特殊句式，用于列举。用“-ing 状语”并列的形式起不到强调作用，用“Now……Now……”（时而……时而……）对应颇为合适。“既……且……”虽然也是表示列举的句式，但句中另含比喻意义：梅花花蕾既像玉珠连缀在一起，而又是一朵朵地生长在枝条上，像冰粒悬挂枝头而又如同冰雹那样散布。因此用“As……So……”更为对应。在全赋上下部分过渡句“于是重闺佳丽”中，“于是”由1952年版中通俗的“And then”改为1985年版中的老式词“Thereupon”，古色古香，更符合原文的语境。

不同的译者身份决定了不同的译介目的和译诗理念。对于傅汉思而言，作为美国首位对中国文学作纯文学研究的学者和大学教授，他致力于发现中国文学的特质，并传授给中国文学学习者，因而选择在译诗中最大化地彰显原诗的文体特色，而在一定程度上牺牲译诗的可读性。另外，深入的诗体研究也决定了傅汉思古诗译介时强烈的文体意识。他在《中国诗选译随谈》附录中独辟专栏《诗歌形式》，④全面详实地介绍了中国古诗的八种诗体。值得一提的是，傅汉思还是西方学界乐府研究的权威，⑤致力于发现乐府作为世界民谣的文体特点。除了专业汉学家，另一个极具特色的译诗群体是西方诗人。后者译诗的首要目的为大众传播，旨在传递基于中国古诗灵感的英语文学体验，为西方大众提供纯粹的艺术享受，新诗运动时期的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年）、陶友白（Witter Bynner, 1881—1968年）、洛威尔（Amy Lowell, 1874—1925年）便是代表人物。由于缺乏中国诗学的积淀，

① Maggie Bickford, ed., *Bones of Jade, Soul of Ice: The Flowering Plum in Chinese Ar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Arts Gallery, 1985, p. 157.

② Hans H. Frankel, *The Plum Tree in Chinese Poetry*, *Asiatische Studien*, Vol. 6, 1952, p. 100.

③ Maggie Bickford, ed., *Bones of Jade, Soul of Ice: The Flowering Plum in Chinese Ar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 1985, p. 157.

④ 参见 Hans H. Frankel, *The Flowering Plum and the Palace Lady: 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Poetr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212-217.

⑤ 有关傅汉思的乐府研究，参见朱怡雯：《论汉学家傅汉思乐府诗研究的特色及贡献》，吴相洲主编：《乐府学》第2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15~326页。

他们的古诗英译活动不再是严格意义的“翻译”，而是变成了机动灵活的“改写”。古诗的某些元素和体验为之所用，很好地融入英语诗歌的语境，其译诗的可读性与其创作的诗歌一样强，能够在英语世界实现最大化的传播。但与此同时，古诗自身的特性在译诗中大幅削弱。

### （三）译释揭示文化内涵和措辞化用

各版译本的注释也是傅汉思“梅花诗”译介的出彩之处，包括对文化负载词、文化背景以及措辞化用的阐释。如《梅花赋》中，傅汉思为文化负载词“筒”、“阳”和“蛾眉”添加了注解。“筒”是中国古代独特的历法工具，三版译文的注释清晰明了，说明了其使用场合——皇宫、用途——推算历法以及用法——将芦苇膜烧成的灰放入律管，其各种运动形态代表时节的变化。<sup>①</sup> 他将“阳”言简意赅地解释为“通过阳光和春天所表现的光亮原则（与‘阴’——黑暗相对）”，<sup>②</sup> 虽然尚未透彻揭示出中国哲学中“阳”的丰富含义，但也传达了有助于英语读者理解的基本内涵。关于“蛾眉”，傅汉思在注释中指出：“美女的眉毛常被比作蛾子的触角。”<sup>③</sup> 虽然保留“蛾”的意象在西方文化中容易引起不适，但注释至少化解了他们对于中国特有意象的茫然，使他们明白了喻体的所指。值得关注的是，傅汉思在利用译释揭示文化内涵时，还运用了比较文学的视角。当论及“落花”母题时，他注意到西方国家同样将残红和落花视为青春与美丽易逝的象征。汉诗有“有花堪折直须折”，而希腊语的犹太教作品《所罗门的智慧》则有“Let us crown ourselves with rosebuds before they be withered”（英译）。傅汉思认为西方落花母题源于4世纪的一首匿名拉丁语诗，该诗结尾为“Collige, virgo, rosas, dum flos novus et nova pubes, et memor esto aevum sic properare tuum”（少女啊，当玫瑰盛放、青春热烈之时，请采摘玫瑰，记住你的时间在飞逝），英国诗人罗伯特·赫里克（Robert Herrick, 1591—1674年）的名句

① 参见 Hans H. Frankel, *The Plum Tree in Chinese Poetry*, *Asiatische Studien*, Vol. 6, 1952, pp. 99–100; Hans H. Frankel, *The Flowering Plum and the Palace Lady: 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Poetr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2; Hans H. Frankel, *Poems about the Flowering Plum*, in Maggie Bickford, ed., *Bones of Jade, Soul of Ice: The Flowering Plum in Chinese Art*, New Haven: Yale Art Gallery, 1985, p. 155.

② Hans H. Frankel, *Poems about the Flowering Plum*, in Maggie Bickford, ed., *Bones of Jade, Soul of Ice: The Flowering Plum in Chinese Ar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 1985, p. 155.

③ Hans H. Frankel, *Poems about the Flowering Plum*, in Maggie Bickford, ed., *Bones of Jade, Soul of Ice: The Flowering Plum in Chinese Ar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 1985, p. 157.

“Gather ye rose-buds while ye may”即出自此。<sup>①</sup>

傅译《梅花赋》中的措辞化用涉及“灵苑”“偏能识春”。他指出，“灵苑”让人联想到周文王的“灵台”“灵囿”“灵沼”，<sup>②</sup>“偏能识春”让人联想到何逊《扬州法曹梅花盛开》的诗句“惊时最是梅”。<sup>③</sup>此外，在其他“梅花诗”中，《早梅》的译注条分缕析地追踪了中国古典文学中“岁寒三友”文化的根源与演进。<sup>④</sup>傅汉思认为，《早梅》中“堪把依松竹，良涂一处栽”一句或许是中国文学中首次将松、竹、梅相提并论。他发现“岁寒三友”都单独出现在《论语》文本中，指出“岁寒三友”与“高尚君子”的联系展现出鲜明的儒家色彩。他追溯了中国古典文学中不同体裁对“岁寒三友”表达的间接隐喻、部分提及以及完整提及。该注释占据一页半篇幅，颇具学术价值。此外，《再用前韵·罗浮山下梅花村》译注说明了“蓬莱宫”的地点和功用，指出了“花鸟使”与唐史和道家传说的联系及其在《西江月·梅花》中的沿用。<sup>⑤</sup>《西江月·梅花》译注指出其中的“玉骨”“冰姿”对苏轼《再用前韵·罗浮山下梅花村》中“玉雪为骨冰为魂”的化用，<sup>⑥</sup>《郡治燕堂庭中梅花》译注指出“有酒如渑谁伴翁”对《左传》“有酒如渑，有肉如陵”的化用，<sup>⑦</sup>《暗香》和《疏影》译注指出该词题目对《山园小梅·其一》“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化用，<sup>⑧</sup>并指出“无言自倚修竹”

① 参见 Hans H. Frankel, *The Plum Tree in Chinese Poetry*, *Asiatische Studien*, Vol. 6, 1952, n. 26, p. 95.

② 参见 Hans H. Frankel, *The Plum Tree in Chinese Poetry*, *Asiatische Studien*, Vol. 6, 1952, n. 45, p. 99.

③ 参见 Hans H. Frankel, *The Plum Tree in Chinese Poetry*, *Asiatische Studien*, Vol. 6, 1952, n. 47, p. 100.

④ 参见 Hans H. Frankel, *Poems about the Flowering Plum*, in Maggie Bickford, ed., *Bones of Jade, Soul of Ice: The Flowering Plum in Chinese Ar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 1985, pp. 161-163.

⑤ 参见 Hans H. Frankel, *Poems about the Flowering Plum*, in Maggie Bickford, ed., *Bones of Jade, Soul of Ice: The Flowering Plum in Chinese Ar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 1985, p. 171.

⑥ 参见 Hans H. Frankel, *Poems about the Flowering Plum*, in Maggie Bickford, ed., *Bones of Jade, Soul of Ice: The Flowering Plum in Chinese Ar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 1985, p. 173.

⑦ 参见 Hans H. Frankel, *Poems about the Flowering Plum*, in Maggie Bickford, ed., *Bones of Jade, Soul of Ice: The Flowering Plum in Chinese Ar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 1985, p. 185.

⑧ 参见 Hans H. Frankel, *Poems about the Flowering Plum*, in Maggie Bickford, ed., *Bones of Jade, Soul of Ice: The Flowering Plum in Chinese Ar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 1985, p. 187.

对杜甫《佳人》“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的化用。<sup>①</sup>丰富的措辞化用呈现了汉诗内部的承继与影响，而对化用的发现则体现出傅汉思扎实的中国诗学和文学功底。

包括傅汉思在内，学者译诗的共性之一便是多学术性注释。作为副文本，注释补充了不便在译诗中展现而又对理解译诗必要的信息，拓宽了读者的文化和文学视野，实现了“深度翻译”的目的，<sup>②</sup>也在某些地方为译诗的处理方式提供了旁证。傅汉思学术性译释的独特之处则在于其对诗歌措辞的探微溯源。相比之下，其他群体在译诗时总体上较少添加注释或无注释，其中诗人译诗不加注是为了引发多元的阐释，延展译诗的生命力，而传教士、作家等少加注则是由于缺乏对原诗细部和中国诗学的深入理解。

#### 四、傅汉思“梅花诗”译介影响

傅汉思的“梅花诗”和其他译诗得到了西方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普通读者认为其译诗展现了中国古诗之美，利于中西文化交流。专业汉学家认为其译诗既精准传达了原诗语义、贴近原诗的形式，又保证了译诗的流畅通达，并肯定了其对小众诗体的关注及其详尽译释的价值。笔者认为，傅汉思的译诗符合欧阳桢提出的文学翻译标准——“透明”。欧阳桢将译者和译作比作“透明之眼”：翻译得越准确，透视原文的眼睛便越透明，否则会妨碍我们的视线，阻止我们对原文的充分审视。<sup>③</sup>傅汉思通过凸显原诗的文体特点，创造了逼肖原作的“透明”译诗，向西方读者最大化地展现中国古诗的诗学风貌。难能可贵的是，他的译诗也保持了高度的可读性和文学性。然而，由于中英语言的差异，傅汉思无法将原诗中所有的诗学要素悉数再现；由于中英诗学的差异，在译诗中靠近原诗诗学势必在一定程度上损伤译诗本身的诗性。当然，这也是译诗时无法避免的遗憾。

傅汉思的“梅花诗”译介对中国文化国际传播和美国中国艺术史研究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它让西方读者首次系统而深入地了解到了“梅

① 参见 Hans H. Frankel, *Poems about the Flowering Plum*, in Maggie Bickford, ed., *Bones of Jade, Soul of Ice: The Flowering Plum in Chinese Ar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 1985, p. 189.

② 关于典籍英译中的“深度翻译”，参见王雪明、杨子：《典籍英译中深度翻译的类型与功能——以〈中国翻译话语英译选集〉（上）为例》，《中国翻译》2012年第3期，第103~108页。

③ 参见 Eugene Chen Eoyang, *The Transparent Eye: Reflections on Translati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omparative Poetic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p. xv.

花诗”的诗学韵味、梅花丰富的母题含义以及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全球最大的在线联合书目网站 WorldCat 显示,《中国诗选译随谈》英文原本已被全球 700 家图书馆收藏,其中 17 家为欧美公立图书馆,可见其流布范围之广。<sup>①</sup>该书由耶鲁大学出版社于 1976 年出版后,1978 年立即再版,销量十分可观。它被耶鲁大学孙康宜教授奉为中国文学领域的“正典”,至今仍用于耶鲁的多门课程中。<sup>②</sup>《中国艺术中的梅花》虽为展览刊物,但目前也已被全球 252 家图书馆收藏,足见其质量之高和影响力之大。<sup>③</sup>该展览先后于 1985 年 1 月 23 日至 3 月 24 日、4 月 18 日至 6 月 16 日、7 月 12 日至 9 月 8 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艺术博物馆、耶鲁大学艺术馆、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举办,为美国西部、东部和中部大众奉献了一场梅花的文艺盛宴。<sup>④</sup>傅汉思英译的“梅花诗”为展览增添了文学维度,它们与刊物中有关梅花文化和艺术的述论以及丰富的展品一道,促进了西方观众对中国梅花文艺传统的立体认知。此刊于 1985 年荣获“美国博物馆协会最佳会刊和图书奖”,<sup>⑤</sup>想必傅汉思的佳译为其增色不少,同时也是傅汉思“梅花诗”译介在大众文化圈得到高度认可的有力证明。

另一方面,傅汉思的“梅花诗”译介为多位美国汉学家的中国诗、画、文物研究提供了启发,推动了美国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发展。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艺术史教授韩文彬(Robert E. Harrist, Jr.)在考察宋元花卉画与诗歌传统时,引用傅汉思“梅花诗”母题研究的发现:以花喻佳丽的中国诗学传统;宫廷和隐士中的画家和诗人对梅花饱含深情,将其视为至爱的题材。<sup>⑥</sup>傅汉思的“梅花诗”译介对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名誉馆长倪密的中国装饰艺术研究亦有助力。“玉骨冰魂:中国艺术中的梅花”是倪密担任耶鲁大学艺术馆亚洲艺术部策展人期间乃至整个职业生涯的代表性展览。由于成就卓越,她于 1986 年升任耶鲁大学艺术馆馆长,1994 年赴任西雅图艺术博物馆馆长。

① 参见 WorldCat, *The Flowering Plum and the Palace Lady: 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Poetry*, <https://www.worldcat.org/zh-cn/title/2188396>, 2023 年 4 月 1 日。

② 参见 Chinese Literature Scholar and Translator Hans Frankel Dies, <http://archives.news.yale.edu/v32.n2/story11.html>, 2023 年 3 月 1 日。

③ 参见 WorldCat, *Bones of Jade, Soul of Ice: The Flowering Plum in Chinese Art*, <https://www.worldcat.org/zh-cn/title/12662579>, 2023 年 2 月 5 日。

④ 参见 Maggie Bickford, ed., *Bones of Jade, Soul of Ice: The Flowering Plum in Chinese Ar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 1985, p. 4。

⑤ 参见 Maggie Bickford, Curriculum Vitae of Maggie Bickford, <http://vivo.brown.edu/docs/drrb/1132173516.pdf>, 2022 年 11 月 25 日。

⑥ 参见 Robert E. Harrist, Jr., Ch'ien Hsüa's "Pear Blossoms": The Tradition of Flower Painting and Poetry from Sung to Yüan, *Metropolitan Museum Journal*, Vol. 22, 1987, pp. 56, 59。

倪密为展览刊物撰写了“装饰艺术中的梅花”一章，此后从考察三星堆文化到考察敦煌文化，她与中国文物和装饰艺术史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2008年，她受邀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名师讲堂”首位女性嘉宾，举办了以“中国梅花艺术”为主题的讲座。她首先以中英双语朗诵《再用前韵·罗浮山下梅花村》开场，接着展示了多幅墨梅画，分析其中梅花被赋予的品格；然后以《梅花赋》《诉衷情·夜来沉醉卸妆迟》等为例介绍了中国古诗中的梅花题材，指出其中不同的母题含义；最后展示了包含梅花元素的瓷器、漆盘等古人日常用品的图片。<sup>①</sup>该讲座中的诗篇均取自傅汉思所译“梅花诗”，讲座框架参考《中国艺术中的梅花》的结构，而倪密的观点则来源于傅汉思的论文《中国诗歌中的梅树》。

更为重要的是，傅汉思的“梅花诗”译介成就了北美墨梅研究的权威毕嘉珍（Maggie Bickford）。1983—1985年，正在普林斯顿大学从事博士阶段墨梅研究的毕嘉珍以客座策展人身份参与“玉骨冰魂：中国艺术中的梅花”展览的策划，<sup>②</sup>并成为同名刊物的主编。该刊主要从文学传统、绘画、诗歌以及装饰艺术角度探讨了自12世纪至成刊之时梅花母题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并补充了有关梅花的植物学知识，而傅汉思英译的“梅花诗”便是其中一章。在该刊“致谢”部分，毕嘉珍强调了傅汉思所选“梅花诗”的代表性及其“梅花诗”译研的巨大价值。她指出：

傅汉思翻译的每一首诗歌和散文都是梅花文学传统发展史上的丰碑，其中许多作品为本展中的艺术作品提供了直接灵感。傅汉思教授对于该项目的贡献远不止于他的翻译。他的“梅花诗”研究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艺术中的梅花至关重要，他在此刊的筹备过程中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支持和意见。<sup>③</sup>

会刊有两章由毕嘉珍执笔，分别为“梅花：文学与文化传统”和“绘画中的梅花”。前者分为“梅花与季节更替”“梅花美人”“梅花隐士”“南宋时期的梅花”“宋朝后期杭州的梅花”五个部分，其中梅花母题含义、对宋朝梅花艺术的观点以及所选诗例大都出自傅汉思的论文《中国诗歌中的梅树》。

在耶鲁展览扎实积淀的基础之上，毕嘉珍聚焦梅花艺术中的墨梅议题，在1987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墨梅：一种中国文人画派的兴起、形成和发

① 参见微软亚洲研究院：《梅花的玉骨冰魂》，<https://www.msra.cn/zh-cn/news/features/f993dc4f-ae27-4820-82d6-08d807e08da0>，2023年3月1日。

② 参见Maggie Bickford, Curriculum Vitae of Maggie Bickford, <http://vivo.brown.edu/docs/drrb/1132173516.pdf>，2022年11月25日。

③ 参见Maggie Bickford, ed., *Bones of Jade, Soul of Ice: The Flowering Plum in Chinese Ar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 1985, p. 11。

展》，于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人类学系毕业。在论文“致谢”部分，毕嘉珍衷心地感谢傅汉思的学术启发和指导。她写道：“岛田修二郎教授和傅汉思教授分别在墨梅研究和‘梅花诗’领域开创性的作品为我的墨梅研究奠定了基础……与他（傅汉思）共事丰富并拓展了我对‘梅花诗’与梅花画关系的理解。”<sup>①</sup> 该文第一章以“梅花文学和文化传统的发展”为题，以汉代前和汉代、六朝、唐代、宋代为分期，可谓对《中国诗歌中的梅树》的扩写。在该章尾注中，毕嘉珍强调了傅汉思专论对她的深刻影响。她写道：

在此文以及我1985年的文章《梅花：文学和文化传统》中，我沿用了傅汉思的分期方式，并且引用了他的大量案例、阐释和结论。我要感谢傅汉思教授在我撰写那篇文章时提供的帮助以及他在“梅花诗”一章中对梅花文学的翻译和注释。<sup>②</sup>

正如毕嘉珍在论文“摘要”中所言，梅花的文学和文化传统是墨梅艺术的基础。<sup>③</sup> 在傅汉思对“梅花诗”开创性译介与研究的基础上，毕嘉珍进一步揭示了梅花的文学和文化传统，为其墨梅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准备，拓展了其墨梅研究的底蕴和深度。总而言之，毕嘉珍的墨梅研究是对傅汉思“梅花诗”译研的承继与发展。

博士毕业后，毕嘉珍立即在布朗大学艺术与建筑史系获得教职。1996年，她将博士学位论文整理成书，以《墨梅：一种文人画题材的形成》为名出版，系统地探讨了墨梅画于北宋末期兴起的原因与过程。她不忘傅汉思的启蒙影响，在“前言和致谢”部分写道：“我的中国文学学习承蒙高友工和傅汉思的教导。”<sup>④</sup> 该书于1998年荣获美国亚洲研究协会颁发的“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sup>⑤</sup> 成为毕嘉珍学术生涯的代表作，奠定了她在西方墨梅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该书先后于2010年和2012年被翻译为两个中文版本，<sup>⑥</sup> 后者是海外汉学经典书系“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

① Maggie Bickford, *Momei (Ink Plum): The Emergenc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 Chinese Scholar-Painting Genre*, Ph. D. dis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7, p. v.

② Maggie Bickford, *Momei (Ink Plum): The Emergenc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 Chinese Scholar-Painting Genre*, Ph. D. dis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7, p. 34.

③ 参见 Maggie Bickford, *Momei (Ink Plum): The Emergenc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a Chinese Scholar-Painting Genre*, Ph. D. dis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7, p. iv.

④ Maggie Bickford, *Ink Plum: The Making of a Chinese Scholar-Painting Gen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xviii.

⑤ 参见 Maggie Bickford, Curriculum Vitae of Maggie Bickford, <http://vivo.brown.edu/docs/drrb/1132173516.pdf>, 2022年11月25日。

⑥ [美] 毕嘉珍著，孙红编译：《文人墨梅》，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美] 毕嘉珍：《墨梅》，陆敏珍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 五、结语

梅花灼灼，冷香阵阵。以欧洲古典学和语文学的积累以及与美国新批评思潮的接触为基础，傅汉思从母题研究切入，走上了跨越 30 余年的“梅花诗”译介之路。傅汉思对“梅花诗”的三次译介展现了他对中国经典文学主题的热爱，暗藏了他对汉学伴侣张充和的深情。傅汉思的“梅花诗”译介首译多、体裁广，于译诗中彰显原诗的文体特性，并添加了揭示文化内涵和表达化用的译释。这些特点也体现在他对其他中国古诗的译介之中。傅汉思的“梅花诗”译介使得中国“梅花文学”首次集中而系统地走进英语世界，为美国中国艺术史研究的发展注入了一汪“源头活水”。

“梅花诗”异域生芳的过程为当下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首先，要选取代表性强、内涵丰富且易于为西方接受的文学素材作为译介对象。傅汉思的汉学研究促进了他的译介工作，通过梳理“梅”之母题的历史演进和多样性，他发掘了“梅花文学”的博大精深，因而选择一再译介。而中西文学共通的母题使得“梅花诗”对于西方读者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其次，要强调中外译者的通力合作。在张充和的影响之下，傅汉思走上“梅花诗”译介之路，又在毕生的汉学翻译与研究上得益于张充和的辅助，二人的合作堪称促进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最佳典范。在典籍外译中，需要发挥中国人在中文和中国文化、文学方面的专长，利用外国人在译入语和传播方面的优势，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积极吸纳外国汉学家，从而切实提升译本质量。再次，译介时要考虑如何融入西方语境，但也要充分重视对中国文学本体“异质性”的再现。当下，虽然中国文学尚未在西方占据主流，但是以莫言斩获诺贝尔文学奖、小说《三体》蜚声全球等事件为标志，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坛的地位正在逐渐攀升。有鉴于此，对于具备鲜明文体特点和作者风格的文本，要争取在不大幅削弱译文可读性的前提下，努力再现原文的“个性”，从而彰显中国文学的文学性。最后，应当创新传播的形式和媒介，让中国文学和文化在西方得到全方位、多层次的认知、理解和接受。傅汉思的“梅花诗”译介先后出现在论文、专著和展览刊物上，不仅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也通过三次展览实现了在大众文化圈的流播。总之，只有在译介对象、译介主体、译介方式和译介途径等方面多下功夫，才能切实提升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效能，助力“讲好中国故事”，提高中华文化感召力和中国形象亲和力。

（责任编辑：陈华积）